

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

李鸿烈 秦宗熙

我们近来重温了马克思有关人性、人的本质的论著,读了两年来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文章,觉得对人性、人的本质的问题尚需进行深入研究。特把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写出来,作为抛砖引玉。

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概念

所谓人性、人的本质,指的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质的规定性。那么,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学家,都不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因而在历史观方面都毫无例外地陷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唯有黑格尔是第一个接近了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学者。马克思曾指出过,在历史观方面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人们“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①但是黑格尔不理解:人类最基本的劳动是物质生产活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成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他“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②因而他的历史观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劳动观,吸取其合理因素,把人们“自由自觉的”、“改造无机的自然界”的活动,即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看成“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③从而得出了“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④这个奠定人性论的科学基础的重要结论。后来恩格斯发挥了马克思这个思想,明确指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⑤这就抓住了人的本质、人的根本。

实践证明,任何的生产劳动都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社会的活动;离开一定的社会联系,个人就无法进行生产,因而也不可能生存。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任何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这个论断是对人性、人的本质所作的最精辟、最科学的规定,是对《手稿》中关于人性概念的发展。

我国学术界在谈论人的本质时,几乎毫无例外地援引了上述论断。但是我们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正确地理解了 this 论断的含义。不少文章在论述人的本质时,都或明或暗地

把人们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生产力，排除于人的本质这个概念的内涵之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不仅因为“一切社会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因此在谈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当然应把生产力包含在内；而且因为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本身就包含着生产力这个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理论依据而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可以找到印证。他说：“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上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这两者都是指生产关系——引者注〉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⑦

因此，决不能用后来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去解释《提纲》中关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不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总和。否则，势必导致要么认为《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不精确、不全面；要么把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力排除于人的本质之外，从而使人的本质变成无源之水，使我们无法揭示人的本质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样，就可能导致把人们的饮食男女等生物生理特性看成人性的—部分，或者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人性、人的社会性的自身存在基础。而且确实有一些同志这样做了。⑧这实际上是没有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诚然，凡是人都具有饮食男女等生物生理特性。没有这些特性，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也就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属性，并不属于人的本质属性。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人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同一性，表明了人是属于动物的一种；并不是属于人区别于动物、人性区别于兽性的特殊本质。正如生物运动虽然包含着物理化学运动、但是后者并不决定前者的特殊本质一样，人虽有生物特性，但它并不决定人的特殊本质。所以，在谈人的本质时，不能把生物性放进去。

至于把生产力排除于人的本质之外，那更是大谬不然。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关于这点上文已谈过），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的本质。怎样实现这种改造呢？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此固然要改造人们的社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因为归根到底，人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⑨因此，如果我们把生产力排除于人的本质之外，就找不到改造人的本质的根本途径，甚至会导致生产关系和政治思想决定论。关于这点，我们已有不少教训。比如我国的官僚主义，为什么老反不掉？这除了同旧社会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我们现存的党政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关，也同我们过去没有狠抓发展生产力、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因为生产力落后，科学和文化落后，恰好是官僚主义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包括下述三个内容：（1）生产力（包括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然科学）；（2）生产关系（它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关系）；（3）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体系。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构成人的特殊本质的物质基础，并且归根到底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思想关系；后者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人的本质发展变化的规律

人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⑩因此，揭示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等于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反之亦然。

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们通过劳动，“不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把劳动）当作他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力的活动来享受。”^⑪“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⑫从而得到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这就是尚未产生自我异化的人的本质。对此，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评述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假定我们作为人（即尚未自我异化的人——引者注）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外一个人：（1）……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的个人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⑬

这种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并且以此为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还很低的状态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人的本质、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⑭。在《哲学的贫困》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规律，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适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⑮这就是说，从根本上看，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⑯

从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的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过程，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形成、丧失（人的本质的异化）、复归（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恢复人的本质，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样一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变化过程。

关于人的本质是怎样形成的，上文已作了阐述。下文就谈谈人的本质为什么会丧失（异化）以及如何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异化的扬弃）等问题。

如前所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任何的劳动产品，都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化、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本身，就蕴藏着产生异化劳动即人们的劳动从享受、愉快变为强迫、痛苦；劳动产品从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变成同生产它的劳动者相敌对的异己力量的可能性。当

生产力发展到出现剩余产品和社会劳动分工、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和剥削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这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族类本质，就异化为阶级压迫和剥削，异化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原来人们在劳动中自由自觉的互助合作关系，就异化为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因而劳动也就从享受、愉快异化为负担、痛苦，于是，人的族类本质，便异化为阶级本质；社会内部的和谐便异化为内部的对抗、斗争。

这种异化，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是人的族类本质的丧失。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它带有客观必然性。只有到了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阶级剥削和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不仅无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才具备了客观可能性与必然性。

马克思是在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地分析了异化产生的根源，指明了消灭异化的条件与途径的伟大学者。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对象化、转化同异化等同起来，而是从人们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异化劳动这个概念，并且论证了人的自我异化、一切社会异化现象都导源于劳动的异化。这就把异化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其次，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同私有制、**阶级剥削**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前者同后者一样，并不是永恒的社会范畴，而是一种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暂时的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不仅科学地阐明了异化劳动同私有制的内在联系，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即劳动者同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结。……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⑩而且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科学地阐明了消灭异化的条件和途径，从而为人类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因为“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受毁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无产阶级“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外观”。由于这种剥削制已“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这就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结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本身的生活条件（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注），它就不能解放自己。”^⑪

如果说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消灭异化的社会阶级力量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着重阐明了实现人性复归的社会物质前提。他在《形态》中强调指出，要消灭异化，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么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⑫此外，在《形态》中，马克思还论述了联合和革命对于消灭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⑬，并且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⑭这就是说，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共同体，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始终把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消灭异化的条件与途径的理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起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都贯穿着这条思想线索。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原始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无宁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

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②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人性”的理想社会。^③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实现了人性的复归；才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原始社会中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丧失的互助合作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劳动将变成生活的第一必需；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将彻底消除；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真正的主人。那时“必然王国”将为“自由王国”所代替，人类将进入自由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新时期。

但这只是就总的情况而言。我们不是乌托邦，决不能设想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会十全十美。相反地，我们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上也还会存在着绝大多数人高尚的人性同在极少数人中残存着的兽性之间的矛盾。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尽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互助合作的原则将成为社会绝大部分成员自觉遵守的生活准则，但不能排除出现个别只愿坐享“人人为我”的权利，不愿履行“我为人人”的义务的懒汉的可能性；尽管那时以互相爱慕、情投意合为基础的性爱关系将得到普遍的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人背离这个基础而单方强制实行性结合的可能性。如此等等。恩格斯对此曾作出一个科学的论断：“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④否定这个论断，势必陷入乌托邦。

①②③④⑫⑬⑭⑮ 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116、117、50、84、50—51、54、128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⑬⑭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3页；第39、76—77、84页。

⑥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⑧ 见1980年元月31日光明日报《试论人性》；1980年第3期哲学研究《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⑩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44—45页。

⑫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2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⑭⑮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108、138页。

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页。

(上接第36页)

很清楚，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存在对它要作唯物主义的理解等等问题，所存在的只能是“要批判地消灭它”和“摒弃”它的问题；舍此不能救出黑格尔在阐述这一体系时所闪烁出来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出就是改造、批判和继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司马等同志（当然不只是这些同志）的观点，恰恰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观点和态度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严格地区别开来。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

们作出了典范。他们在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为“污水”坚决泼掉的同时，救出了这个体系中的辩证方法，没有把“婴儿”和“污水”一块倒掉。我们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教导于我们的这个原则，这同全盘否定黑格尔的所有哲学用语，否定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和否定思维和存在之间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以及什么宣扬机械唯物主义，据说还是我国哲学战线上两种主要错误倾向之一，等等，究竟有什么相干呢？有些同志为什么要在逻辑和理论上制造混乱呢？这种混乱应当说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